

# 梁 纪

## 卷第一百四十五

【梁纪一】起玄默敦牂，尽阏逢涪滩，凡三年。

### 高祖武皇帝一

天监元年（壬午，公元五零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齐和帝遣兼侍中席阐文等慰劳建康。

大司马衍下令：“凡东昏时浮费，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、缮甲兵之务者，馀皆禁绝。”

戊戌，迎宣德太后入宫，临朝称制，衍解承制。

己亥，以宁朔将军萧曷监南兖州诸军事。曷，衍之从父弟也。

壬寅，进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剑履上殿，赞拜不名。

己酉，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，兼尚书令。

初，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、司徒

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，意好敦密，至是，引云为大司马咨议参军、领录事，约为骠骑司马，昉为记室参军，与参谋议。前吴兴太守谢朓、国子祭酒何胤，先皆弃官家居，衍奏征为军谘祭酒，朓、胤皆不至。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。沈约微扣其端，大司马不应；它日，又进曰：“今与古异，不可以淳风期物。士大夫攀龙附凤者，皆望有尺寸之功。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，明公当承其运；天文讖记又复炳然。天心不可违，人情不可失。苟历数所在，虽欲谦光，亦不可得已。”大司马曰：“吾方思之。”约曰：“公初建牙樊、沔，此时应思；今王业已成，何所复思！若不早定大业，脱有一人立异，即损威德。且人非金玉，时事难保，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！若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则君臣分定，无复异心。君明于上，臣忠于下，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！”大司马然之。约出，大司马召范云告之，云对略同约旨。“大司马曰：“智者乃尔暗同。卿明早将休文更来！”云出，语约，约曰：“卿必待我！”云许诺，而约先期入。大司马命草具其事，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，大司马初无所改。俄而云自外来，至殿门，不得入，徘徊寿光阁外，但云“咄咄！”约出，问曰：“何以见处？”约举手向左，云笑曰：“不乖所望。”有顷，大司马召云人，叹约才智纵横，且曰：“我起兵于今三年矣，功臣诸将实有其劳，然成帝业者，卿二人也！”

甲寅，诏进大司马位相国，总百揆，扬州牧，封十郡为梁公，备九锡之礼，置梁百司，去录尚书之号，骠骑大将军如故。二月，辛酉，梁公始受命。

齐湘东王宝暄，安陆昭王缅之子也，颇好文学。东昏侯死，宝暄望物情归己，坐待法驾。既而王珍国等送首梁公，梁公以宝暄为太常，宝暄心不自安。壬戌，梁公称宝暄谋反，并其弟江陵公宝览、汝南公宝宏皆杀之。

丙寅，诏梁国选诸要职，悉依天朝之制。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，范云为侍中。

梁公纳东昏余妃，颇妨政事，范云以为言，梁公未之从。云与侍中、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，云曰：“昔沛公入关，妇女无所幸，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。今明公始定建康，海内想望风声，奈何袭乱亡之迹，以女德为累乎！”王茂起拜曰：“范云言是也。公必以天下为念，无宜留此。”梁公默然。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，梁公贤其意而许之。明日，赐云、茂钱各百万。

丙戌，诏梁公增封十郡，进爵为王。癸巳，受命，赦国内及府州所统殊死以下。

辛丑，杀齐邵陵王宝攸、晋熙王宝嵩、桂阳王宝贞。

梁王将杀齐诸王，防守犹未急。鄱阳王宝寅家阍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等密谋，穿墙夜出宝寅。具小船于江岸，著乌布襦，腰系千馀钱，潜赴江侧。蹑屣徒步，足无完肤。防守者至明追之，宝寅诈为钓者，随流上下十

馀里，追者不疑。待散，乃渡西岸投民华文荣家，文荣与其族人天龙、惠连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涧，赁驴乘之，昼伏宵行，抵寿阳之东城。魏戍主杜元伦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，以车马侍卫迎之。宝寅时年十六，徒步憔悴，见者以为掠卖生口。澄待以客礼，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，澄遣人晓示情礼，以丧兄刘衰之服给之。澄帅官僚赴吊，宝寅居处有礼，一同极哀之节。寿阳多其义故，皆受慰唁；唯不见夏侯一族，以夏侯详从梁王故也。澄深器重之。

齐和帝东归，以萧憺为都督荆、湘等六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荆州军旅之后，公私空乏，憺厉精为治，广屯田，省力役，存问兵死之家，供其乏困。自以少年居重任，谓佐吏曰：“政之不臧，士君子所宜共惜。吾今开怀，卿其无隐！”于是人人得尽意，民有讼者皆立前待符教，决于俄顷，曹无留事，荆人大悦。

齐和帝至姑孰，丙辰，下诏禅位于梁。

丁巳，庐陵王宝源卒。

鲁阳蛮鲁北燕等起兵攻魏颍州。

夏，四月，辛酉，宣德太后令曰：“西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，明可临轩，遣使恭授玺绂，未亡人归于别宫。”壬戌，发策，遣兼太保，尚书令亮等奉皇帝玺绶诣梁宫。丙寅，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日，追赠兄懿为丞相，封长沙王，谥曰宣武，

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。

丁卯，奉和帝为巴陵王，宫于姑孰，优崇之礼，皆仿齐初。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，王皇后为巴陵王妃。齐世王、侯封爵，悉从降省，唯宋汝阴王不在除例。

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；皇妣为献皇后。追谥妃郗氏为德皇后。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、侯。立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，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，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，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，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，以宏为扬州刺史。

丁卯，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，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，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，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

诏凡后宫、乐府、西解、暴室诸妇女一皆放遣。

戊辰，巴陵王卒。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，徙王居之。沈约曰：“古今殊事，魏武所云‘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’。”上颔之，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，以生金进王。王曰：“我死不须金，醇酒足矣。”乃饮沉醉；伯禽就折杀之。

王之镇荆州也，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。及即帝位，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。既禅位，见远不食数日而卒。上闻之，曰：“我自应天从人，何预天下士大夫事，而颜见远乃至于此！”

庚午，诏：“有司依周、汉故事，议赎刑条格，凡

在官身犯鞭杖之罪，悉入赎停罚，其台省令史、士卒欲赎者听之。”

以谢沐县公宝义为巴陵王，奉齐祀。宝义幼有废疾，不能言，故独得全。

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，上从容谓曰：“天下公器，非可力取，苟无期运，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。宋孝武性猜忌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，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。然或疑而不能去，或不疑而卒为患，如卿祖以材略见疑，而无如之何，湘东以庸愚不疑，而子孙皆死其手。我于时已生，彼岂知我应有今日！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。我初平建康，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壹物心，我于时依而行之，谁谓不可！正以江左以来，代谢之际，必相屠灭，感伤和气，所以国祚不长。又，齐、梁虽云革命，事异前世，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，宗属未远，齐业之初亦共甘苦，情同一家，岂可遽如行路之人！卿兄弟果有天命，非我所杀；若无天命，何忽行此！适足示无度量耳。且建武涂炭卿门，我起义兵，非惟自雪门耻，亦为卿兄弟报仇。卿若能在建武、永元之世拔乱反正，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！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，非取之于卿家也。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，光武言：‘假使成帝更生，天下亦不复可得，况子舆乎！’曹志，魏武帝之孙，为晋忠臣。况卿今日犹是宗室，我方坦然相期，卿无复情自外之意！小待，自当知我寸心。”子

恪兄弟凡十六人，皆仕梁，子恪、子范、子质、子显、子云、子暉并以才能知名，历官清显，各以寿终。

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何胤为右光禄大夫，何点为侍中。胤、点终不就。

癸酉，诏：“公车府谤木、肺石傍各置一函，若肉食莫言，欲有横议，投谤木函；若有功劳才器冤沉莫达，投肺石函。”

上身服浣濯之衣，常膳唯以菜蔬。每简长吏，务选廉平，皆召见于前，勸以政道。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，左户侍郎刘勰为晋安太守，二人皆以廉洁著称。溉，彦之曾孙也。又著令：“小县令有能，迁大县，大县有能，迁二千石。”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，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。由是廉能莫不知劝。

鲁阳蛮围魏湖阳，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，斩鲁北燕；徙万馀户于幽、并诸州及六镇，寻叛南走，所在追讨，比及河，杀之皆尽。

闰月，丁巳，魏顿丘匡公穆亮卒。

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，虽经赦令，犹不自安。五月，乙亥夜，帅其徒数百人，因运荻炬，束仗入南、北掖门作乱。烧神虎门、总章观，入卫尉府，杀卫尉洸阳愨侯张弘策。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，以宿卫兵拒之，不能却。上戎服御前殿，曰：“贼夜来，是其众少，晓则走矣。”命击五鼓。领军将军王茂、骁骑将军张惠绍

闻难，引兵赴救，盗乃散走；讨捕，悉诛之。

江州刺史陈伯之，目不识书，得文牒辞讼，惟作大诺而已。有事，典签传口语，与夺决于主者。豫章人邓缮、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，伯之以缮为别驾，永忠为记室参军。河南褚縉居建康，素薄行，仕宦不得志，频造尚书范云，云不礼之。縉怒，私谓所亲曰：“建武以后，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，吾何罪而见弃！今天下草创，饥馑不已，丧乱未可知。陈全之拥强兵在江州，非主上旧臣，有自疑之意；且荧惑守南斗，讎非为我出邪！今者一行事若无成，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。”遂投伯之，大见亲狎。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，并乘伯之愚暗，恣为奸利。

上闻之，使陈虎牙私戒伯之，又遣人代邓缮为别驾。伯之并不受命，表云：“龙符骁勇，邓缮有绩效；台所遣别驾，请以为治中。”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：“台家府藏空竭，复无器仗，三仓无米，东境饥流，此万世一时也，机不可失！”縉、永忠等共赞成之。伯之谓缮：“今启卿，若复不得，即与卿共反。”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缮，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：“奉齐建安王教，帅江北义勇十万，已次六合，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。我荷明帝厚恩，誓死以报。”即命纂严，使縉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，于听事前为坛，歃血共盟。

縉说伯之曰：“今举大事，宜引众望。长史程元冲，

不与人同心；临川内史王观，僧虔之孙，人身不恶，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。”伯之从之，仍以縉为寻阳太守，永忠为辅义将军，龙符为豫州刺史。观不应命。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。程元冲既失职，于家合帅数百人，乘伯之无备，突入至听事前；伯之自出格斗，元冲不胜，逃入庐山。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，皆逃奔盱眙。

戊子，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帅众讨之。

魏扬州小岷戍主党法宗袭大岷戍，破之，虜龙骧将军邾菩萨。

陈伯之闻王茂来，谓褚縉等曰：“王观既不就命，郑伯伦又不肯从，便应空手受困。今先平豫章，开通南路，多发丁力，益运资粮，然后席卷北向，以扑饥疲之众，不忧不济。”六月，留乡人唐盖人守城，引兵趣豫章，攻伯伦，不能下。王茂军至，伯之表里受敌，遂败走，间道渡江，与虎牙等及褚縉俱奔魏。

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，使谕旨慰劳。季连受命，饬还装，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。

初，季连为南郡太守，不礼于元起。都录朱道琛有罪，季连欲杀之，逃匿得免。至是，道琛为元起典签，说元起曰：“益州乱离已久，公私虚耗。刘益州临归，岂办远遣迎侯！道琛请先使检校，缘路奉迎，不然，万里资粮，未易可得。”元起许之。道琛既至，言语不恭，

又历造府州人士，见器物，辄夺之，有不获者，语曰：“会当属人，何须苦惜！”于是军府大惧，谓元起至必诛季连，祸及党与，竟言之于季连。季连亦以为然，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，乃召兵算之，有精甲十万，叹曰：“据天险之地，握此强兵，进可以匡社稷，退不失作刘备，舍此安之？”遂召佐史，矫称齐宣德太后令，聚兵复反，收朱道琛，杀之。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，并不受命。是月，元起至巴西，士略开门纳之。

先是，蜀民多逃亡，闻元起至，争出投附，皆称起义兵应朝廷，军士新故三万馀人。元起在道久，粮食乏绝，或说之曰：“蜀土政慢，民多诈疾，若检巴西一郡籍注，因而罚之，所获必厚。”元起然之。李膺谏曰：“使君前有严敌，后无继援，山民始附，于我观德。若纠以刻薄，民必不堪；众心一离，虽悔无及。何必起疾可以济师！膺请出图之，不患资粮不足也。”元起曰：“善。一以委卿！”膺退，帅富民上军资米，得三万斛。

秋，八月，丁未，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，为《梁律》，仍命与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尚书仆射沈约、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。

上素善钟律，欲厘正雅乐，乃自制四器，名之为“通”。每通施三弦，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，长九尺，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，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，中间十律，以是为差。因以通声转推月气，悉无差违，而还得相中。

又制十二笛，黄钟笛长三尺八寸，应钟笛长二尺三寸，中间十律以是为差，以写通声，饮古钟玉律，并皆不差。于是被以八音，施以七声，莫不和韵。先是，宫悬止有四铸钟，杂以编钟、编磬、衡钟凡十六虞。上始命设十二钜钟，各有编种、编磬，凡三十六虞，而去衡钟，四隅植建鼓。

魏高祖之前，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，遂留洛阳。丕年八十馀，历事六世，位极公辅，而还为庶人。魏主以其宗室耆旧，矜而礼之。乙卯，以丕为三老。

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，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，共量进止。澄曰：“当用兵十万，往来百日，乞朝廷速办粮仗。”绍曰：“今秋已向末，方欲调发，兵仗可集，粮何由致！有兵无粮，何以克敌！”澄沉思良久，曰：“实如卿言”。乃止。

九月，丁巳，魏主如鄴。冬，十月，庚子，还至怀。与宗室近侍射远，帝射三百五十馀步，群臣刻铭以美之。甲辰，还洛阳。

十一月，己未，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，每祭太庙毕，以一太牢祭之。

甲子，立皇子统为太子。

魏洛阳宫室始成。

十二月，将军张器之侵魏淮南，取木陵戍；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，甲辰，器之败走，魏复取木

陵。

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，元起与战，互有胜负。久之，奉伯等败，还成都，元起进屯西平。季连驱略居民，闭城固守。元起进屯蒋桥，去成都二十里，留輜重于郫。奉伯等间道袭郫，陷之，军备尽没。元起舍郫，径围州城；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，不克而死。

魏陈留公主寡居，仆射高肇、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，公主许彝而不许肇。肇怒，谮彝于魏主，彝坐沉废累年。

是岁，江东大旱，米斗五千，民多饿死。

天监二年（癸未，公元五零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卯，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，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。丙辰，亮坐正旦诈疾不登殿，削爵，废为庶人。

乙亥，魏主耕籍田。

魏梁州氏杨会叛，行梁州事杨椿等讨之。

成都城中食尽，升米三千，人相食。刘季连食粥累月，计无所出。上遣主书赵景悦宣诏受季连降，季连肉袒请罪。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，俄而造焉，待之以礼。季连谢曰：“早知如此，岂有前日之事！”郫城亦降。元起诛李奉伯等，送季连诣建康。

初，元起在道，惧事不集，无以为赏，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，于是受别驾、治中檄者将二千人。

季连至建康，入东掖门，数步一稽颡，以至上前。上笑曰：“卿欲慕刘备，而曾不及公孙述，岂无卧龙之臣邪！”赦为庶人。

三月，己巳，魏皇后蚕于北郊。

庚辰，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戍主奇道显入寇，取阴山、白橐二戍。

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，请兵伐梁，虽暴风大雨，终不暂移；会陈伯之降魏，亦请兵自效。魏主乃引八坐、门下入定议。夏，四月，癸未朔，以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丹阳公、齐王，礼赐甚厚，配兵一万，令屯东城；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屯阳石，俟秋冬大举。宝寅明当拜命，自夜恸哭至晨。魏人又听宝寅募四方壮勇，得数千人，以颜文智、华文荣等六人皆为将军、军主。宝寅志性雅重，过期犹绝酒肉，惨形悴色，蔬食粗衣，未尝嬉笑。

癸卯，蔡法度上《梁律》二十卷、《令》三十卷、《科》四十卷。诏班行之。

五月，丁巳，霄城文侯范云卒。云尽心事上，知无不为，临繁处剧，精力过人。及卒，众谓沈约宜当枢管，上以约轻易，不如尚书左丞徐勉，乃以勉及右卫将军汝南周舍同参国政。舍雅量不及勉，而清简过之，两人俱称贤相，常留省内，罕得休下。勉或时还宅，群犬惊吠；

每有表奏，辄焚其稿。舍预机密二十馀年，未尝离左右，国史、诏诰、仪体、法律、军旅谋谟皆掌之。与人言谠，终日不绝，而竟不漏泄机事，众尤服之。

壬申，断诸郡县献奉二宫，惟诸州及会稽许贡任土，若非地产，亦不得贡。

甲戌，魏扬椿等大破叛氐，斩首数千级。

六月，壬午朔，魏立皇弟悦为汝南王。

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称：“萧衍频断东关，欲令灊湖泛滥以灌淮南诸戍。吴、楚便水，且灌且掠，淮南之地将非国有。寿阳去江五百馀里，众庶惶惶，并惧水害，脱乘民之愿，攻敌之虚，豫勒诸州，募集士马，首秋大集，应机经略，虽混壹不能必果，江西自是无虞矣。

“丙戌，魏发冀、定、瀛、相、并、济六州二万人，马一千五百匹，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，并寿阳先兵三万，委澄经略；萧宝寅、陈伯之皆受澄节度。

谢朓轻舟出诣阙，诏以为侍中、司徒、尚书令。朓辞脚疾不堪拜谒，角巾自舆诣云龙门谢。诏见于华林园，乘小车就席。明旦，上幸朓宅，宴语尽欢。朓固陈本志，不许；因请自还东迎母，许之。临发，上复临幸，赋诗饯别；王人送迎，相望于道。及还，诏起府于旧，礼遇优异。朓素惮烦，不省职事，众颇失望。

甲午，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。

秋，七月，乙卯，魏平阳平公丕卒。

魏既罢盐池之禁，而其利皆为富强所专。庚午，复收盐池利入公。

辛未，魏以彭城王勰为太师；勰固辞。魏主赐诏敦谕，又为家人书，祈请恳至；勰不得已受命。

八月，庚子，魏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。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，遣骁骑将军杨由帅城外居民三千馀家保贤首山，为三栅。冬，十月，元英勒诸军围贤首栅，栅民任马驹斩由降魏。任城王澄命统军党法宗、傅竖眼、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东关、大岷、淮陵、九山，高祖珍将兵三千骑为游军，澄以大军继其后。竖眼，灵越之子也。魏人拔关要、颍川、大岷三城，白塔、牵城、清溪皆溃。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将三千救九山，徐州长史潘伯邻据淮陵，宁朔将军王燮保焦城。党法宗等进拔焦城，破淮陵，十一月，壬午，擒明素，斩伯邻。

先是，南梁太守冯道根戍阜陵，初到，修城隍，远斥侯，如敌将至，众颇笑之。道根曰：“怯防勇战，此之谓也。”城未毕，党法宗等众二万奄至城下，众皆失色。道根命大开门，缓服登城，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兵战，破之。魏人见其意思闲暇，战又不利，遂引去。道根将百骑击高祖珍，破之。魏诸军粮运绝，引退。以道根为豫州刺史。

武兴安王杨集始卒。己未，魏立其世子绍先为武兴王。绍先幼，国事决于二叔父集起、集义。

乙亥，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。

魏既迁洛阳，北边荒远，因以饥馑，百姓困弊。魏主加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、行台，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、恒、燕、朔三州，赈给贫乏，考论殿最，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。怀通济有无，饥民赖之。沃野镇将于祚，皇后之世父，与怀通婚。时于劲方用事，势倾朝野，祚颇有受纳。怀将入镇，祚郊迎道左，怀不与语，即劾奏免官。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旧交，贪秽狼籍，置酒请怀，谓怀曰：“命之长短，系卿之口，岂可不要宽贷！”怀曰：“今日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，非鞫狱之所也。明日公庭始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。”尼须挥泪无以对，竟按劾抵罪。怀又奏：“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，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；请一切五分损二。”魏主从之。

乙酉，将军吴子阳与魏元英战于白沙，子阳败绩。

魏东荆州蛮樊素安作乱。乙酉，以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、都督征蛮诸军事，将步骑讨之。

冯翊吉玘父为原乡令，为奸吏所诬，逮诣廷尉，罪当死。玘年十五，梏登闻鼓，乞代父命。上以其幼，疑人教之，使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诱胁，取其款实。法度盛陈拷讯之具，诘玘曰：“尔求代父，敕已相许，审能死不？且尔童騃，若为人所教，亦听悔异。”玘曰：“囚虽愚幼，岂不知死之可惮！顾不忍见父极刑，故求代之。此非细故，奈何受人教邪！明诏听代，不异登仙，岂有